

不要用眼泪告别

李炼常彦



电影文学剧本
福建人民出版社

海峡丛书

HAIXIA

.7

SHU

不要用眼泪告别

电影文学剧本

李 栋 常 彦等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1印张 2插页 225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350

书号: 10173·324 定价: 0.87元

序

梁 信

三十年前，余在桂剿匪，任武工队之任。偶有暇，即兴涂抹，战斗小故事耳。由此，而小话剧、小说、电影故事片剧本，一发而不可止。然面影界前辈、同侪精英，自知非组后学，而且后进。只因与桂之山川人物，有上述一点情缘，故李栋君属为之序，始斗胆提笔，聊尽祝贺之意。

所收五部剧作，因发稿期至，未能卒读，仅读其三，曰《彩云归》、《莲花掌传奇》、《心心相印》。以此三剧窥全豹，对余已受益匪浅矣。

当今世界各国，对于电影文学，各持己见。更甚者，有所谓“无所谓电影文学”。我国党与政府，历来重视电影事业，始有今日电影剧本之多产。粗粗估计，全国各厂，每年外稿，计以万部。李栋诸君，亦此兴旺期中成长者。“百花齐放”，先有沃土，继赖园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沃土备矣；而广西文艺界领导，特殊关注电影文学，以园丁之心血，浇灌年轻队伍，方显出自治区近年来电影剧本之盛、之佳。以此立于全国各省之林，桂其冠乎？

李栋君常自谦曰：每著剧，则着力“效法”拙作。但以所拜读三剧观之，只能说“艺相若而风格各异”。李栋诸君

之剧，推进快，时、空演变颇多，熟用倒叙，频采跳跃式及平行交错之手法。反视拙作，相形见拙矣。此种样式，“文革”前罕见，乃近年所兴起者。亦“百花齐放”之一硕果。

愚意以为，如《白毛女》、《董存瑞》、《李双双》（或《从奴隶到将军》亦可附之骥尾）一类剧作，所谓“有头有尾，层次分明”者，虽已为岁月考验，然如《彩云归》者，亦群芳中的一枝也。如人之敦厚者、慧敏者，虽有浓淡之分，不可言高下之别。况蓓蕾初绽，不宜苛求。循此道孜孜以攻之，倘能会心独深，风格独创，成熟亦指日可待也。

一九八一、十一、二十六

于广州东山旧木楼寓所

目 录

序.....	梁信
情天恨海.....	(1)
魔鬼世界.....	(68)
不要用眼泪告别.....	(144)
莲花掌传奇.....	(201)
心心相印.....	(274)
后记.....	李栋

情天恨海

李栋 常彦 王云高

1. 渔港码头

一座建筑物上挂着“台湾承天市渔业公司”的牌子，渔工们从门内走出。

码头附近的一条小巷，昏暗的街灯下站着一个青年。他看了一眼手表，焦急地踱步。

渔港码头上。渔民纷纷登船，轮机轰鸣，人声嘈杂。

那青年的目光从手表上移开，焦急地看着空荡的巷口。突然，他的眼神一亮——港口处一苗条身影向他迅跑过来，青年忙迎上去，禁不住喊了一声：“笑珍！”

迅跑来的少女喊了一声：“凤阳！”脚下一软，投入了青年的怀抱。

蒋军炮艇上，一军官在招呼着。

渔工们匆忙地做着出海准备。

笑珍：“到了大陆，赶快给我来信。”

凤阳：“你真傻，大陆还没和咱们通邮哪！”

笑珍：“天哪，那我怎么知道你内渡成功？你让我怎么打发这漫长的等待……”

凤阳：“内渡成功，我让我的好朋友阿权给你送一束兰花；要是我不幸……”

笑珍连忙捂住凤阳的嘴：“不，不准你讲不吉利的话！”说罢，串串热泪，夺眶而出。

凤阳双手捧住笑珍的脸庞，边替她擦泪边说：“真给你高山族的妈妈丢脸，那有用眼泪送亲人的？你不是说要用高山族姑娘送情人出征的仪式送我么？”

笑珍掏出绣帕，打开，把用她的青丝编成的同心结捧到青年面前。凤阳庄重地接过，并在姑娘额前印上深情的一吻，然后从兜里掏出台币、美元……塞到姑娘手里。

凤阳：“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没用了，你取道香港回大陆正用得着。”

笑珍一下扑到凤阳怀里，紧紧地拥抱着他，仰天祈祷：“凤阳，让老天爷保佑你成功吧！”热泪迸出。

凤阳：“也祝你成功！”旋即松开手，疾转身子离去。他跑了一段又转身站定，举起手高喊了一句：“记住，报喜的兰花！”

笑珍点头，招手。远处传来渔轮上一阵紧张的钟声。

2. 渔轮上

轮机仓内，凤阳赤膊操作着。

几艘炮艇在渔轮四周巡弋。

渔轮上讯号灯闪烁，灯光诱捕装置和声纳捕鱼器放了下去。

轮机仓内，凤阳向伙伴打了个招呼，提上衣服边穿边走

出仓室。

雷达室内，阿权在调节着雷达屏幕下的旋钮。凤阳边心神不安地吸着烟，边紧张地注视着屏幕上的图象。

阿权：“阿朱，不要紧张，正西五浬，是长山岛，那里是大陆一个船队的补给基地。祝你成功！”

凤阳：“阿权哥，如果我内渡成功，请你送一束兰花给滨海导游社的李笑珍，记住，微笑的笑，珍珠的珍。”

阿权：“我一定送到。”两个好朋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朱凤阳转身告别。

渔轮转着大弯，准备投下大型拖网。

朱凤阳向渔轮后仓走去。

炮艇巡弋着。

突然，渔轮后舷跃起一条人影，抱着个救生圈向大海跳了下去。

“有人跳海了！”渔船上有人惊慌地喊叫起来，引起一阵喧哗，人们纷纷涌向甲板船舷边。

大海中，朱凤阳的身影若隐若现地浮动在波涛中间。

炮艇上警笛大作，人声鼎沸，随着掠过海面的探照灯光柱，枪声四起。

海中的黑点奋力向大陆方向游去。

阿权担心的脸上，肌肉抽搐着。

一艘渔轮出现在迷蒙的远方，把黑点救了上船。

炮艇的灯光熄灭，枪声渐停，转舵回返。

阿权身旁站着一个中年人宽慰地对他说：“不敢追了，已经到了大陆的水域！”

阿权禁不住长吁了一口气，眼中涌出泪水，喃喃自语：
“成功了！”

3. 花市

阿权兴冲冲地走在花的海洋里。

阳光灿烂，承天市广东街花市人流如潮。

各色奇花异葩争艳斗丽。

阿权兴冲冲地走在花市里，选寻着要找的兰花。

阿权停在一花店前。

花店老板娘将一束素雅的兰花交到阿权手里。

阿权手持兰花穿过花市，折向海滨，在一间豪华的建筑物前停住。

牌子上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滨海导游社。

阿权走到门口，大门自动启开。他犹豫了一会，走了进去。

4. 导游社李笑珍的卧室

西式柜台上，摆着一对现代青年男女相偎着的面人。墙上一只精致的镜框里镶着朱凤阳风度翩翩的照片。

神色呆滞的李笑珍把阿权让进屋里。

阿权满脸笑容地举起手中的兰花，对笑珍亲切地：“小姐，我向你报喜！”

笑珍浑身一震，倒退了一步。

阿权有点茫然地：“怎么？”

笑珍再也忍不住了，热泪簌簌地往下掉，她痛苦地：“先生，难道你到这里是专门为了拿我的痛苦来取乐的么？”

阿权愕然：“不，我是亲眼看见凤阳闯进大陆的海域，被一艘渔船救上去了……”

笑珍嘴角抽搐着，仍不答话。

阿权进一步说明：“这是真的呀，小姐，我亲眼看见的……”

笑珍默默地打开一张报纸，推到阿权的面前。

报纸标题的特写：

承天海洋渔业公司轮机手朱义跳海内渡未遂 游进大陆水域 错上我别动队船只 现拘于本市军事监狱候审

阿权：“哦……竟然是这样。你去打探过消息吗？”他关切地问。

笑珍：“我到过军事监狱，他们说是偷渡重犯，连见也不让见。”

阿权：“太糟了。你和凤阳有什么有势力的亲戚朋友，好从中设法打救一下么？”

笑珍摇了摇头，说：“只听说他有一个义父，是将军阶级的什么参议，但早已失踪了……”

5. 马路上

承天市旧城区的一条僻静的马路上，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踽踽独行。他年过花甲，两鬓霜染，一脸刀刻似的皱纹，两眼却仍然流盼着神彩。

他在一间标有“傅子兰医寓”铜牌的老式洋楼前面停下来，掏出钥匙开了门，顺手从报纸箱里拿出报纸，低头走了进去。

6.医寓卧室里

老人调了一杯速溶咖啡，随手打开了电视。

电视屏幕显现的是西化的浪歌艳舞，他的眉头一皱，不耐烦地把电视“啪”地关掉。

老人随手摊开报纸，显然报上股票升沉的消息，黄金价格浮动的新闻，以及“空前脱戏，百年难遇，真情挚爱，儿童不宜”之类的影剧广告，引不起他的兴趣，正想随手扔开，突然，他浑身颤抖。目光盯到一条醒目的黑体大标题上：

朱义案有了新的进展 背景相当复杂
警方曾经追缉 据云还有桃色背景
详情正在审讯中

黑体标题的左上方，刊有朱凤阳的照片。

老人的脸色陡变，“啪”的一声，手中的杯子掉到了地上。

魏芝圃激动的脸庞。

闪动着泪花的双眼，显然，他被对凤阳的思念攫住了。

7.马路上（回忆）

魏芝圃走在另一条僻静的马路上，朱凤阳匆匆走来，凑近他耳边说：“义父，我在十字大街看见曾耿，又发现有人盯我的梢，为了不连累您老人家，我暂时不能来找您啦！”

8.医寓卧室里

魏芝圃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焦躁地在屋里踱起步来，耳

边响起自己的画外音：“凤阳，凤阳，你只说暂时不要来往，怎么又跳海内渡呢？难道又是曾耿弄鬼，搞了个什么假案？”

他百思不解，回忆的思绪牵动着。突然，他的视线落在墙上一幅已经有点发黄的照片上——那是他和亲随副官朱福在珍珠泉畔的合影，相片下角写着：1946年于历山城。

魏芝圃沉重的声音：“朱副官，我这一生和你们父子俩连在一起，是我害了你，又害了咱们儿子啊……”

9. 历山城平房内

穿着和照片上一样戎装的朱福穿过院落，直达魏芝圃书房。

朱福：“魏主任，您叫我？”

也和照片同样装束、正当壮年的魏芝圃慢慢地转过身来扬了扬上司批下来的接着呈文，说：“呈文闹到袁大胡子那里去了，他批的是‘大局初定，军人未便远离行伍，可委人代行。’我打算请老弟辛苦一趟。”

朱福：“八年离乱，夫人一定十分惦念主任，朱福理当效劳。”

魏芝圃：“光复不久，交通困难，还是自备车子去吧，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

10. 魏芝圃书房

魏芝圃踱着步。他心情抑郁，思绪万端。猛地，他走到书桌前摊开素笺，饱蘸酣墨，挥笔疾书，纸上出现怀素体狂草：彩云归。

11. 历山平房前厅里

院中传来声声喧哗，魏芝圃走进前厅，他的妻子钟离秀兰提着琴囊走了进来。

八年离乱，晃若隔世，夫妻相见，悲喜交集，无限深情，都融化在两人对视的一瞥之中。

猛地，魏芝圃问：“朱福呢？”

钟离秀兰凄然地：“他——”

话声未落，一张担架把朱福抬了进来。

魏芝圃一惊，忙迎上去，俯身查看朱福的伤势。朱福伤在左臂，鲜红的血透过雪白的纱布，渗了出来。

钟离秀兰：“车子刚过警戒线，因为没有特别通行证，停车慢了一点，就开枪了。”

“混帐！”魏芝圃气恨恨地咕噜了一句，也顾不上多说，忙给朱福作紧急处置。

刚处置完，门外传来一迭连声的喊叫：“曾参谋长到——”话声未停，曾耿已匆匆地走了进来。

魏芝圃抬了抬手，做了个请坐的表示，忙着给朱福包扎完毕。

曾耿先向钟离秀兰鞠躬致候，然后转过身来，神情有点尴尬地说：“我是特来道歉的，唉，要是你的副官把特别通行证带上……”

“两党和谈，为什么那么如临大敌？”魏芝圃的目光一接触到殷红的血迹，越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朱福跟了我这么多年，没碰上日本人的枪弹，却让自己人打成这个样

子，难道我们民族的血还没流够吗？”

面对魏芝圃的责问，曾耿默然肃立，不动声色，待对方住了口，他才严肃地说：“伯兰，我理解你的感情，但我们是军人，对流的种种伤感情绪，是与军人的身份不相称的。”

一阵难堪的沉默。

魏芝圃勉强地：“我想参谋长光临鄙舍，不是专门来告诉我军人应当怎样对待流的罢？”

曾耿：“我这次来，特地有请大驾到钟离主任那里，商量要事。”

12. 钟离汉的客厅

钟离汉又矮又胖，象个笑弥陀。只见他高高兴兴地把曾耿和魏芝圃迎进客厅，笑声朗朗地说：“姐夫已经几天不见，介臣兄是几个星期不见，我们这三个黄埔老同学虽同在历山，但象今天这样凑在一起，不容易哪，哈哈！”

曾耿：“马上就会有第四位同窗凑在一起了！”

钟离汉惊异地：“噢，是谁？”

曾耿：“陶冶之！”

魏芝圃意外地：“冶之？他不是共产党的纵队副司令吗？怎么会到历山来？”

曾耿：“历山军调小组已经成立，共方代表中有一位就是陶冶之。”有顷，他接着说：“因此，请子羽备办一桌丰盛的酒席，而请伯兰出面举行私宴，为冶之接风洗尘……”

钟离汉放声朗笑道：“实在有点稀罕喽！我们的这位包

老爷也这么讲究起同窗之谊来了！”

魏芝圃：“是怀念在黄埔东征时，冶之对老兄的救命之恩吧？”

曾耿正色道：“不，请不要把私事纠缠进来，我是借伯兰的兰室，一摆鸿门宴！”

魏芝圃：“什么？”

曾耿皱着眉头，以不可移改的口气说：“军统局驻历山调查室要劫持陶冶之，而后逼他发表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以此在和谈前给共产党以当头棒喝！此事袁主任已批了下来，命我们以同窗之谊，先行试探，如果能说服他就范而免用这极端手段更好。请柬明天就得下，酒席之间，还请两位多帮忙。”

钟离汉连连摇手：“乖乖，这席酒宴，我只好请免了！”

魏芝圃“霍”地站了起来：“又是这个袁大胡子，我真想见识见识他！”他转过头来对曾耿：“介臣兄，我既不同意共产党的信仰，也不同意他们的政策，但当前人心思定，硬干不行啊！难道你不怕因此而失望于民众，背义于朋友？”

“唉，因为政见不同，我情愿与陶冶之在沙场上刀枪相对！”曾耿脸色铁青，一拳打在桌子上，“可是袁主任已亲下手令，作为军人，我只有服从，因此，鸿门宴非摆不可！”

魏芝圃与曾耿对视少顷，然后勉强地：“你实在要摆这个宴，你就摆吧，但我申明：情愿做《黄鹤楼》中的鲁肃，绝不做鸿门宴上的范增。”

曾耿：“子羽，你说呢？”

钟离汉：“这才真叫医生有医生的人道主义，指挥官有指挥官的铁血主义呢，可我是军需官，同商人打惯了交道，我信仰他们的现实主义，因此，我既不当范增，亦不学鲁肃，还是干我的老本行——酒壶！”

曾耿：“那好，我们一言为定了！”言毕告辞。

待曾耿走远了，钟离汉问：“姐夫，你真的同意为冶之摆鸿门宴吗？”

魏芝圃叹了一口气：“军统那班宠儿要干的事，谁能阻拦？何况袁主任已下了手令？看看冶之的情况吧，如有必要，我们再见机转圜。”

13. 魏之圃家的中厅

微风轻拂，垂柳婆娑；华灯初上，暮钟清磬。魏芝圃的中厅，已按招待最尊贵的客人的规矩装扮起来。朱福的手吊着绷带，来回调度，陶叔冶的警卫员的身影，投射到镂花玻璃窗上。

钟离汉一手操办的宴席，席面出奇的丰富。

曾耿，魏芝圃、钟离秀兰、陶叔冶、钟离汉团团围坐。

曾耿首先举杯：“神州光复，夫妻团聚，姐弟相逢，同窗相见，今夜是四喜临门，请！”

五人干了一杯，侍者上前把酒酌满。

陶叔冶举杯在手，又站了起来，说：“一月五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我们注意到蒋先生关于‘言必信，行必果’的多次申明。我们愿意协助蒋先生做到这一点，使我

们今宵的欢宴能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同乐。”

大家站起来，擎起了酒杯。

魏芝圃受到感动，肃然动容。

曾耿眉头皱着，也勉强地站起来。

觥筹交错，五人终于干了第二杯。

“掉个啥子文哟！”钟离汉带着浓厚的川北乡音：“政治问题留到军调小组会上讲去，现在要紧的是喝酒，来人，换大杯。”侍者换上大杯，钟离汉一饮而尽。

“快人快语！”魏芝圃明白钟离汉的用心，也不愿鸿门宴的阴影加浓下去，于是扯开了话题：“老弟，来段川剧如何？”

曾耿不满地向两位同窗扫了一眼，但无可奈何。

“哏！”钟离汉双手乱摇：“已经八年没听过你和姐姐的琴箫合奏了，你们来一段最好！”

曾耿拂然不悦，但也只能勉强应付。

陶叔冶欣然赞成。

魏芝圃对钟离秀兰：“不应扫大家的雅兴，我们就勉为其难吧。”

钟离秀兰离座，众人也站了起来，在这扰攘之中，魏芝圃象下了决心似地一挥手，凑过头来对陶冶之悄悄讲了几句什么。

陶叔冶脸上露出一丝冷笑，悄悄地向警卫员下达了什么指示。

警卫员若无其事地走出中厅。

曾耿目光炯炯，注视着几人的动静。